

第八卷 蓄寡婦 多情子漸得美境 咬人虎散卻佳人

詩曰：

苦節從來世世難，況教美少倍更闌。

子規夜半窗前嘯，喚得孤衾淚未乾。

這首詩，單說人家不幸有了寡婦，或年至五六十，此時火氣已消，叫她終守可也。若三十以下，二十以上，此時慾心正熾，火氣正焰，如烈馬沒韁，強要她守，鮮克有終，與其做出事來再醮，莫若早嫁為妙。

話說沛縣地方，有個善里，有一黃家。兄弟三人，各娶妻室，皆極少艾美貌。不料三弟兄相繼而亡，留下寡母六十餘歲，伴著媳婦過活。大媳婦索氏，年二十七歲，喚索娘。次余氏，年二十三歲，喚做余娘。三丁氏，年十九歲，喚做丁娘。余、丁二氏無子，惟索娘生有一子，方纔四歲，會說話了。這三個寡婦，念一時恩愛，俱誓不再嫁，共撫此子，以替黃家爭氣。

一日間，三個婦人同在門前閑玩，忽見一個後生走來，生得甚是俊俏，真不下那：

何郎傅粉口，陳平冠玉時。

這後生喚做華春，年纔弱冠。看見一門三美，嬌香艷色，祇管注目看著，呆立不去。余娘、丁娘見他看得著跡，便在門後閃著，獨索娘偏立出身來，道：「你看得像意呵，再看看！」華春祇得走開了去。索娘尚不肯丟他，直撲出門外來賣俏。那華春回頭見婦人又來看他，他便復轉身來，仍一眼盯著婦人，並不顧地上高低，不覺失足，一跌便倒。三個婦人一齊笑將起來。那索娘道：「有天理，跌得好！」華春爬起道：「見了活觀音，如何不拜。」祇見那三個婦人，你扯我，我扯你，一陣笑聲，都進去了。這叫做：

空房悲獨立，欣遇少年郎。

何必相勾引，私心願與償。

索氏歸到房中，想道：「不知前世有甚冤孽，今朝撞看這冤家，好叫奴擺脫不下。這要他交上不難，我想戲文上的西門慶金蓮都是做出來的。世上哪有不貪色的男子漢？祇是我的房裏，她二人常來玩耍，如何勾引得他來？」思量了一夜。

及至天明梳洗罷，吃了早飯，便出門去瞧。祇見那後生，卻早在對門等著。彼此眉來眼去，比昨日分外看得火熱。那華春便把頭點唇弩，索氏掩著口兒，在門內笑。華春看見她笑，便逼近來，索娘又閃入去了，急得那華春如出了神的一般。

少頃，索娘又抱個小孩兒出來，向那孩兒道：「我的兒呵，你長大了，不要學那不長進的遊花光棍，想香撲兒耍耍。」那華春會意，忙在袖中摸出副銀牙挑來，對孩子道：「哥兒，我與你換了罷。」他把香撲兒一撮，搶到手來。那孩子哭起來了，便把牙挑遞與他。索娘道：「兒呵，走過來，這是臭的，不要他。」以空手向外一丟，道：「喲，飛去了。」便把牙挑藏在手裏。又教孩兒道：「你罵他狗賊，偷了我的香去。」那華春在門首走上走下，正要從門裏跨來，索娘又抱孩兒進去了。華春祇得退步。她又抱了出來，以手兒向外招了兩招。華春正要走進去，祇見一個婆婆，兩個小婦人，一齊出來看街耍子，華春祇得踱開了。正是：

花心故使人傾唾，惹得遊蜂特地忙。

不題她婆媳進去。

且說華春聽她門首寂然無聲，知她們已進去了，暗想：「停會那個必定又來，待我貼著西首門傍，待她來時，打個措手不及。」立未久，祇見索娘果又出來，正在門外一望。華春將身一閃，竟狼搶進來，便雙關抱住，連呼道：「我的娘，你急煞我！」索娘吃一驚，道：「你好大膽，有人撞見，怎麼了。」華春道：「這是偏街，沒人走的，親個嘴去。」索娘道：「還不快走，定要我喊叫起來。」早被華春的舌尖塞在口裏了。那華春忙伸手去摸它的牝兒。索娘忙把手一格，道：「啐！忙做甚的？你晚上來，我領你進去。」那華春便心花都開，欣欣的去了。到了晚飯後，即走去黃家左右守候。

卻說那黃家，祇有個七十多歲的老管家，又是耳聾的，將晚關門，早去睡了。索娘假意看管門戶，把門輕輕地開了半扇。正要探望，祇見華春已在面前，連忙扯入，關了門，悄悄帶他上樓，藏在房中。附耳道：「我去就來，你不要動響。」索娘恐余、丁二人到房鬼混，因先去余娘房裏坐下，道：「好悶人，日裏倒混帳罷了，怕的是晚，怕的是睡。」余娘道：「睡不著，真個難過。」祇見丁娘接口道：「你們難過，便尋個甚的弄弄。」索娘道：「這件東西，有的時節倒也不值錢，如今沒了，比寶還貴哩，哪裏去尋？」大家笑個不了。

華春聽得火熱，逐步挨到那板凳兒邊去窺看，燈下見索娘固佳，而余娘亦佳，丁娘更佳，那塵柄不覺昂然豎起。祇聽得索娘道：「我坐立不牢，去睡罷了。」丁娘道：「祇是說睡，倒像有人在房裏等你的一般。」余娘道：「倒是瞧我們的那後生好。」索娘道：「也用得著，你去叫來。」丁娘道：「叫來有得與你，余娘自要受用了。」余娘道：「她以私意窺聖人。」索娘道：「不要爭，明日都賞你們用用。」余娘、丁娘道：「等著瞧。」大家笑了一場。索娘忙回到房中，推倒華春在床，祇恨這褲兒脫得不快。兩人拚得緊緊的，祇礙隔壁有人，不敢大刀闊斧。怎見得：

蝨蝶穿花，金魚戲水，輕勾玉臂，硬幫幫。緊緊粘磨，緩接朱唇，香噴噴，輕輕嬌喘。一個久慣皮肉行，自能滿意佳人。一個重開酒飯店，那怕大肚羅漢。可惜貪卻片時雲雨意，壞了一世松柏心。

華春弄到興頭上，便有一些動蕩聲息。索娘恐怕人知，忙以兩手攔住，又把兩腳勾住，憑他輕輕抽送。雖是了局，終覺不暢。華春道：「這樣不爽快，有本事也使不出來。我的娘，你有甚計策，把她們齊弄來，纔得爽快。」索娘道：「短命的，你吃一又要扒兩了。」華春道：「不是扒兩，像這樣礙手礙腳如何做事？」索娘道：「待我算計，祇是太便宜了你。」將次天明，索娘打發華春去了。心下一想，便把一本《春意》放在房中桌上。

余娘剛走進房來，索娘故意把書向袖中一縮。余娘便道：「甚麼書？與我看看。」索娘道：「你看不得。」余娘道：「你看得，我也看得。」便向她袖中摸出那書，一看笑道：「你看這做甚麼？」索娘道：「消遣耳。」余娘道：「你差了，愈看火愈發，怎了？」索娘道：「我還有個煞火的東西在。」余娘道：「一發都與我看看。」便一把攔住索娘，向她袖中去摸。果然摸出一個東西來，仔細一看，乃是個豬尿胞做的，長五、六寸，有一把來大。余娘看了笑道：「像是像，便怎的用法？」索娘道：「這書叫《春意》，教

你。」余娘道：「我不要，你自己用我看。」索娘忙把余娘的褲兒扯下，抱那物亂塞將進去，脫進脫出，抽了一歇，問道：「娘，妙麼？」余娘道：「真個妙，但到底是肉對肉的更妙。」索娘道：「你晚上來，我與你同睡，還有件最妙的試試。」兩下遂散。

至晚，華春又來。索娘道：「一個有些意思了，少停如此這般，我說來，你做著就是了。」華春躲過，祇見余娘不招自來，說道：「我來陪你睡，你把那個我看。」索娘道：「你先睡了，我拿來弄就是。」余娘果脫了衣服上床，索娘吹滅了燈，同華春脫了衣裳，摸上床來。索娘把余娘雙腳掇起，把個身子橫跨余娘腹上道：「塞進來了。」華春在索娘背後跪著，聽他說，便把塵柄插了進去。索娘道：「我抽動了。」華春便抽送起來，抽到百來抽上，索娘道：「這東西可妙麼？」余娘道：「這個宛似人的，又熱又不軟不硬。」正是：

點心動跳，無不中竅。

真個妙極。

索娘道：「後頭還妙哩，我如今狠聳你看。」華春便狠聳起來，直至數百上，弄得余娘一道麻上來，那牝兒就是鴨兒扒食的一般，華春一覺酥了，便伏到索娘背上。余娘知是兩人做作，到那極快活的田地，也將錯就錯。見二人壓得太重，便輕輕溜隻手，把華春的卵袋一擠，華春失聲道：「啊喲！」索娘對余娘道：「莫高聲，實是那後生，我愛他，找他在此。憐你獨宿，叫你來同樂爾。」余娘道：「這是趣事，明說何妨。」於是，三人一同睡了。

次日天早，華春臨別道：「那位娘再弄得來，纔好放心樂意。」索娘道：「你去，我們有計。」華春去了。余娘道：「用甚計？」索娘道：「那人假賣清，又嘴硬，不肯把我們小耍的。我有一個「角先生」在此，我和你藏在她床裏。她得了，必然試驗，我們在壁縫裏見她弄時，跑去捉住，她自然入我的網來。」余娘稱妙。兩個拿了「角先生」，走到丁娘房裏，說些閑話，背地將那「角先生」藏在丁娘被裏，然後各自散去。到晚點燈時，余娘、索娘各自進房。丁娘亦歸房就寢，因抖動眠被，抖出一件物來，甚是驚訝。及向燈一照，但見：

龜頭昂藏，人如棒槌。

長有八寸，祇欠活動。

此時丁娘拿在手裏，摩弄不已，忽然芳心飄蕩，口中流涎，如十七八個吊桶在心內，七上八下，下面又像有螞蟻鎖咬的一般，祇得忙將「角先生」塞入牝內，去煞煞癢，不防余娘、索娘在壁縫裏張見明白，便搶入房內，大家笑將起來。丁娘羞避不及。索娘笑道：「你著角先生，不如別人止癢，若要痛快，我們幫你活弄。」言罷，余娘即吹滅了燈，引華春入房，躲在背後。索娘跨上丁娘身上，華春將那粗物插將進去，連抽三四十抽，索娘道：「好麼？」丁娘道：「再添些兒。」華春更深一段兒，又抽三五十抽。索娘道：「這回何如？」丁娘道：「再深些兒，更妙。」華春便齊了根，深深的抽，不上十來抽，丁娘道：「古怪！且慢行，這不是假的。」余娘道：「難道是真的？」丁娘道：「明明是一個遊方和尚，跑進跑出，把個包裹兒不住在我後門口，甩來甩去，豈是假的。」索娘、余娘都笑起來，兩下按住道：「是真的，就是你說的那後生。我們招他來此樂樂，不忍瞞你。」丁娘道：「也該先通知我，怎的一直生做。」索娘道：「若不如此生做，你如何肯伏。」便喝那華春道：「還不用力抽哩。」華春便發狠抽動，一口抽了三四百抽，又聳了四五百聳，抽得那丁娘口裏掇氣的一般，哼個不了。牝兒把華春的塵柄，吸得箍緊，身子一陣一陣丟將出來。華春見她得趣，遂分頭與索娘、余娘各個盡興，四人滾做一處睡了。自此夜起，無夜不來，輪流取樂。

偶一日，索娘的孩兒要合娘睡。眾人見他年小，也俱不放在心上。索娘便吩咐他道：「孩兒，你與我睡，須要靜睡，切不要動，床裏有個老虎，是咬人的。」那孩子應聲，便睡在那裏不動，把一隻眼兒卻半開半閉，將床上四人的做作，都看在肚裏了。當初一人做事，怕旁人看見，吹滅了燈；如今三人同心，便點燈列饌，肆無忌憚。飲酒玩耍，盡心入搗，都祇道瞞著婆婆老僕便好了。不料這小孩子看了一夜，有些驚畏。

到次日晚上，又要與婆婆睡了。那婆婆道：「我被你吵得昏了，你與娘睡罷。」那孩子道：「我要與婆婆睡，娘們房裏有老虎怕人。」婆婆道：「怎樣的老虎？」孩子道：「會咬人的老虎。」婆婆急問道：「怎樣的咬？」孩子道：「咬得狠哩，把娘的舌頭也咬，奶也咬，又有一個尾巴，把娘撒尿的孔兒祇管刺。我怕他，不去睡。」婆婆驚道：「祇咬你娘，別人不咬？」孩子道：「二阿娘、三阿娘個個都咬到。」那婆婆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我祇道她們真心守寡，原來如此做作，如不早嫁，後邊還要做出事來。」遂叫老僕去尋媒婆，勸三媳再醮。三媳失驚，俱不悅道：「我三人同心，死作黃家之鬼，何婆婆又有此舉？」那婆婆便道：「你三人果肯守，則黃門有光矣。但恐怕床上有老虎又來咬著你們，嚇壞了我的孫子。」三婦聽說，六目相視，啞口無言。當日俱打發回家，另嫁去了。

卻說那索氏，嫁個過路客人，後有人見在京都為娼，不知所終。余氏嫁得好，家道很豐，但丈夫逐日眠花臥柳，不顧妻房。余氏又尋主顧，被丈夫知覺，致死了。丁娘嫁一個係賭博為生的，是打妻罵婦，去未半載身亡。華春後來，逢流賊所殺。一個個都遭惡報，此乃天道惡淫，亦人所自取。但有寡婦者，亦不可不知。寡婦不容易做的，惟云：「我何等人家，有再嫁之婦！」勉強留守，至於穢張醜著，始曰：「悔不早嫁，豈不晚乎！」讀此真可為戒。

[返回 >> 八段錦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